PL
2503
T36
V.18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録目

碑銘原第二十卷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碑銘原第二十一卷
尙書戸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鎭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

道碑銘
碑銘原第二十二卷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
神道碑銘
碑銘原第二十三卷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墓表原第二十四卷

石曼卿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連處士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墓表 原第二十五卷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二

碑銘　原第二十卷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

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音咢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閡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

與狀貌瞶發

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寛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眞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閤君子眞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眞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眞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趣就道已而疾亟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汲汲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

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詞曰：

閻氏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公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閻君子以將家子好學固可傳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潁川公既葬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逑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眞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
肅厚
翺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
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
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
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
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
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
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

先誌官序繼錄治蹟是一法而所錄亦多可觀

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幷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二歲聞凡三請罷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鬭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屛息潮人歎曰

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
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
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
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
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兩浙轉運時事）錢塘江隄以竹
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
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
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
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

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刱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悍乃成又爲長隄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隄爲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

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譁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平生奏疏猶

居兩府只錄一事

總

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
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眞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

應好古博○學

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
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

惟剛毅篤寔

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隄。爲丁晉公所
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
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晉公事敗。投海外

遙接拜平章事

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
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

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
以在位不久解之
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
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
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
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
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
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
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
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

相業無可書

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祕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二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踏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才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啟之英

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

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

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間

播美家邦有違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貿來裔

陳翔棄官居西水三世之後家門榮盛莫之與京天所以報清

節者厚矣銘詞大發此意此史識也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埽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養下即接三代贈官是一法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

忤太后于臨朝聽政之時而護持于身後攻擊之日此趨舍不避利害之大者想其風采眞乃凛立難犯

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稍）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知治體者能言之將太后臨朝時兩書疏相形乃見公之無我）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大節）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責君）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

呂丞相怒公落職此史家大書直書也公去而呂亦罷呂復相而大用公必當年情事實實如此歐陽公同朝知之最眞故不没其寔否則曲護呂氏而厚誣其友尚得爲歐陽子乎

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

責[illegible]相

築城據要分將練兵皆公將略大處所謂持重不急近小也又揷城大順一節見公應變之才究竟不脫持重二字

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戸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日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

無限惋惜

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

相約平賊蹟屬斡旋然當日西事任用韓范寔亦政府之力至公之大用仍歸主知則歐公之無曲筆明矣

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使因相

摘五事

[illegible]無限惋惜

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

結出指要

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公夫人及諸子俱不載以此）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應前）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閒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歎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

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備考 二公驩然司馬文正公紀聞康定元年公復舊職知永興會呂許公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豈可但復舊職又蘇文定公亦云親見張安道言歡然相得戮力平賊蓋寬語云及堯夫不以為然竟自削去公不樂謂蘇文公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

輯評 茅鹿門曰歐陽公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上似猶有餘旨蓋歐得史遷之髓故于敘事處裁節有法自不煩而體已完蘇則所長在策

論縱横于史家學或短此二公互有短長不可不𢌿
此碑蓋惜公有志于天下而終以不就也其爲司諫爲待制旣
以忤時屢仆矣及爲將三歲而以議和召歸知政事纔一歲而
以僥倖小人罷出然則公之志其得施于天下者有幾哉卽其
備員將相稍展尺寸而保全終始者皆人主知公之深而非小
人之肎悔禍于公也讀銘詞而思其旨感慨係之矣

碑銘　原第二十一卷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主○知○）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轉運寔舉二條）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

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
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公居歲
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
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
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
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
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
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為繼遷反覆不
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一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

序曾公結兩主之知頓挫生色而其後辛顛躓不獲大用可慨也怫人主意自此始矣

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眞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潛惟岳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眞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眞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

主知

崛強

復以忤大臣貶而一跌不振矣

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贈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

二貶

效法龍門

再貶

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爲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眞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入有所不敢言

所以于西事
獨詳

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知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簡而核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眞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

餞范公及悲憤時事而卒子野可傳在此故特揭于前

以一事寔剛勇

樂善至此

自信陵晩年意

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

上撮大綱已下細敘

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

曰愛命佐君事有常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卒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

王待制碑議法一節倍精彩

州徒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
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
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
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
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
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
知泰州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
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

名言尤切宋弊其後介甫卒以變法亂天下亦前輩好言更革有以啓之

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施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饑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産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歳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粘病未能句作結）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己休戚（應前）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

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以天下善人君子得志不得志爲已忻戚不媿文正家兒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

道碑銘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公名先出有勞於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

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

慮 此 郎 太○后 遣使 通○書 之 者○應 詔 撰 文 于 法

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

當 諱

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

識

特提

於爭契丹事見相材於益州張燈事見將略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

開封之政

三司之政

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

楊炎兩稅所以爲千古罪人

貳政事業只此一端足矣

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肎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

力重

主〇聖臣賢

隱

綴上提下此數行是一篇筋脈

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還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還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

延州之政

說

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

度使在鎭四年猶上書鎭安一郡爾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
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
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
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
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
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甑殿
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
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

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

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閒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天球公直臣又勞臣也天子旌其勞此碑詳記其勞而尤賢其直但看開說朋黨一節其補益國家豈是小小而二府政地既不復入此作者所三致意也

碑銘 原第二十二卷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

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
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
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
簡法
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
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
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
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
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
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
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
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卽位拜中
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爲人

綱中綱十八
年相業趙宋
四百年第一
流名臣根基
不出此四語

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

總挈相績于前而自此以下詳其所以致之者

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愼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

廟堂折衝宰相不具此大

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眞宗命
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
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
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
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
日中綱
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
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
兵革不用以此
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

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

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曰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

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
臣也○
○
樹人之○益施及仁宗泰誓○所以思一个
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
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
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白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
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遣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
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
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
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

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後見子孫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

高古肅穆自然替人

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孰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

大人物大文章整序相業綱提目應有通身之綱目有一肢一節之綱目相其布置何啻將百萬師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

神道碑銘

首敘君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子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大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

莊重以見公之應運而生此篇起段與王文正碑末段俱史家之極筆

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

生才歸

美天子得雅頌體

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

既相而衆君子聚于朝甫能而衆君子之交去以一身進退係衆賢其留可謂休休有容一个臣矣

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

綴前

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
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
眞宗愛○養人才若此
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
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
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淸宮賜緋衣
銀魚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求去官服襲不許今天子始封昇
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
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
此段

公事眞宗事以下皆公所以事今天子者

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
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
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
政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
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撿挍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
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
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

羣材聚而治天下之事方施行及皆去而事遂已然皆臨淄公之相不相爲之也臨淄一身重于九鼎

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可惜）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

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聞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

就得婿咏嘆仍蒙上樂善薦賢作結見公之爲賢宰相以此也最有味莫作餘波看

部侍郎盧巳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盧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太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直禮賓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㓜孫十有三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燁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

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嘻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慶曆之盛衆賢在朝臨淄公力也公固一代偉人而碑文亦刻畫端雅

碑銘 原第二十三卷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眞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眞宗有勞有勤報䘏追崇以有玆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

○寫○得○生○色○

兩不奉詔具見大臣器識

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覇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眞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政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至此不敢以將才目之矣

宋士大夫鑒柴氏覆車凡武臣有威望著輙猜疑不已歐陽公攻狄武襄亦此意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撿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

由是知名天
子知公可任
大事士大夫
服公爲有量
凡三層三截
筆

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
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靖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
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靖軍節度使
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
應
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
聽是歲徙眞定府定州等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
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
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
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

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糇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

就一侍射寫公之勇至老不衰因笑時人紛更之言見公之深于兵法而有將略舉一隅可以知其全也

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
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
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
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
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
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
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
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
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

定斷

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于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曾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立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

皆不書

妣

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武恭公非有疆場戰鬬而名重如山此碑詳其聲名之所由起

而歷序契丹之服其聲名而有光本朝凡大著作雖千端萬緒

只是一箇意思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䘏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䘏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于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

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贑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判挍三史充集賢挍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挍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頽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厲遇事輙言無所

伏再貶案然宋調不入史漢

廻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

壯哉

乃所謂無而求子

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几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謝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

遺算餘智

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

不没狄功

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

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會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

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襄公大節在救范文正而功勞可書在平儂智高及交趾

豪邁激昂此已描出一活曼卿矣

世亦有輕世肆志粗豪而無用者故束處急轉一筆

墓表 原第二十四卷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

四字貫幹

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肎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說籍兵一節
結曼卿才氣
又作三摺收

吳及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

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淸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公文說着曼卿便勃勃有奇氣讀墓表眞昂昂若千里之人

駒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擧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擧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眞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强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汙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

李君非特能吏也其猶古之遺愛與

何不以作芳代守一破格

吏部籍凡四較考以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
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壁州疑獄既還轉
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
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
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并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
轉運亦賢
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
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
奇
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
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守一嘗守邢

中人雖明主猶難之

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

抱

材字斷

石于隧以永君之揚

因石堤而表章作堤之人是公之厚而李君亦髣彿有古循吏

風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寔其孝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貴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
寔其賙
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
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
寔其仁讓
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
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
善寫
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
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
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
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

評婉宕應至今二十年之一步

卒至今二十年廳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廳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此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卽富人有是可傳可傳

張君行業只二十餘字是簡法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

畫史形似者神離獨寫羸病一節所以傳張君之神也

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頤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強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于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日暮人耳無所取于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

轉

收癯然如故層

收力自爲善二層

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歐陽修撰

是交游故舊之文○表張君而觸及希深師魯諸人別有感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

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也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迹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

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窮達相形而懼窮者之無述此等文字足以發潛德之幽光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敎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著色畫

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淸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

絕調公堯夫于野表志似從韓子馬少監一篇脫胎然却變得如此風韻雨冥陽嘒猿嘯使人黯然而銷魂

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應 結 妙

此改葬表也前歷敘往昔後一波直敘目前景而感慨無窮

墓表 原第二十五卷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

創見
湖學太學兩
層摹寫

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

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修述

尊其爲人師也而曰先生胡先生之爲人師以法勝至使朝廷取爲太學法此古今所僅見者予獨疑公于胡之法何不撰次一二而第用轉相傳授一語了之豈此外瑣瑣無足錄耶然則後之聚徒講學者可知已

芝法　吉法　燃切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由前所稱爲孝子由後所稱爲仁人約舉二端而至今之稱孝子仁人者崇公必與焉表章先德豈在多乎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敘轉）（廿字轉九妙）（寫眞）

孰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

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

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

結法

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修表

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章豈惟居士集之冠予師觀我先生令
永豐貽予瀧岡阡表石刻本旁有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
云公始磨刻此碑于家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
汨水求碑不可得越一日碑已在瀧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
二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其說頗
誕然文章能事至于如此于以動明神而感怪物亦理之或然
者歟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

賢者之過觀其過可知賢矣

其業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

倒敘

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其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遴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側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絡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

緬叙端州失守本末為御史建言參予拔洗雪丁君事者介甫一志最矯拔公獨舒徐詳盡且原本賊平時廷議及天子之所以輕之而復用之者不復自措一詞而御史之苛再坐之屢讀此自人人欲為訟寃矣此則非介甫所能及也

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倒序）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耿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

寀諫受命之初豈無嘉謨大猷廼欲入告而切切翻十餘年已前之成案乎史氏刺譏全在此等筆所謂微而章也

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著意處）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著意）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遙接每寫人物云云）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技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陽曰除曰

隮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挍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渦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慽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洗雪最[illegible]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二　終

隋皆衆進士曰思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illegible]
愈者既卒天子聞而推恩錄其子臨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
患而遭困阨處人之所甚難而其節完白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
固無愧於其心然由此人賢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此者不能無
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illegible]